



資治通鑑卷第一十九

漢紀十一

起強圉大荒落盡
玄默闢茂凡六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元朔五年冬十一月乙丑薛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每朝觀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弘嘗奏言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侍中吳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秦兼天下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

稷鉏箠相撻擊犯灋滋衆盜賊不勝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灋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大不便書奏上以難弘弘詘服焉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重仲舒爲人廉直以弘爲

從諛弘嫉之膠西王端驕恣數犯灋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弘乃薦仲舒爲膠西相仲舒以病免汲黯常毀儒而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臣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上從之春大旱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擊匈奴右賢王以爲漢兵遠不能至飲

酒醉衛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夏四月乙未復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封青三子伉不疑登皆爲列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乃封護軍都

尉公孫敖爲合騎侯都尉韓說爲龍領侯公孫賀爲南甯侯李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爲涉軹侯趙不虞爲隨成侯公孫戎奴爲從平侯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皆賜爵關內侯於是青尊寵於群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

事上不冠望見黥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爲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爲博士官置子弟五十人復其身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執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秋匈奴萬騎入代殺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初淮南王安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其群臣賓客多江淮間輕

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然乃益治攻戰具積金錢郎中雷被獲罪於太子遷時有詔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惡被於王斥免之欲以禁後是歲被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蹤迹連王公卿請逮捕治王太子遷謀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漢使有非是者即刺殺之因發兵反天子使中尉宏即訊王王視中尉顏色和遂不發公卿奏安壅闕奮擊匈奴者格明詔當棄市詔削二縣

既而安自傷曰吾行仁義反見削地耻之於是爲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有反謀恐爲所并亦結賓客爲反具以爲淮南已西欲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衡山王后徐來譖太子爽於王欲廢之而立其弟孝王囚太子而佩孝以王印令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輶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秋衡山王當入朝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以合驕侯公孫敖爲中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翁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 赦天下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及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

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閔長史安曰不然兵瀆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初平陽縣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衛少兒私通生霍去病去病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擊匈奴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餘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級封賢爲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止賜千金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贖爲庶人單于旣得翕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是歲漢北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斬

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爲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元狩元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獲獸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慶五時時加一牛以燎久之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

長星曰光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爲反謀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諸使者道長安來爲妄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安得此亡言非也王召中郎伍被與謀反事被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言乎臣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擊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問之被曰昔秦爲無道窮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六七高皇帝起於行陳之中立爲天子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今

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王四郡國富民衆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然破於大梁奔走而東身死祀絕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萬倍吳楚之時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棄千乘之君賜絕命之書爲群臣先死於東宮也王涕泣而起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陰使人告太子謀殺漢中尉事下廷尉治王患之欲發復問伍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臣

聞吳王悔之甚願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絕成臯之口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必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高貲於朔方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

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欲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一日發兵即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會廷尉逮捕淮南太子淮南王聞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中尉皆不至王念獨殺相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即自剄不殊伍被自詣吏告與淮

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其黨與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十一月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莊助素與淮南王相結交私論議王厚賂遺助上薄其罪欲勿誅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衡山王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其弟孝爲太子爽聞即遣所善白羸之長

安上書言孝作輜車鍛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會
有司捕所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
家吏劾孝首匿喜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
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
王自剄死王后徐來太子爽及孝皆棄市所與謀反
者皆族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
等死者數萬人 夏四月赦天下 丁卯立皇子據
爲太子年七歲 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 匈奴萬
人入上谷殺數百人 初張騫自月氏還具爲天子
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

耕田多善馬馬汗血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其東北則
烏孫東則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
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
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
長城南接羗菑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
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宛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
俗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
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
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
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

物此其夫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羗中險羗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王然于等四道並出出駝出毋出徙出邛僂指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祚南方閉雋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畧漢使終莫得通於是漢以求身毒道始通滇

國滇王當羌謂漢使者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西南夷

二年冬十月上幸雍祠五畤三月戊寅平津獻侯公孫弘薨壬辰以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爲丞相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霍去病爲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詔益封去病

二千戶夏去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馳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罷歸漢灑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而票騎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侯失不相得票騎將軍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得單桓會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王七十餘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戶封其裨將有功者鷹擊司馬趙破奴爲從票侯校尉高不識爲宜冠侯校尉僕多爲輝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會當斬贖爲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票騎票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

通鑑卷九
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
留落不偶由此票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 匈奴
入代鴈門殺畧數百人 江都王建與其父易王所
幸淖姬等及女弟徵臣姦建游雷陂天大風建使郎
二人乘小船入陂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
臨觀大笑令勿救皆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專為淫
虐自知罪多恐誅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
上又聞淮南衡山陰謀建亦作兵器刻皇帝璽為反
具事發覺有司請捕誅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國
除 膠東康王寄薨 秋匈奴渾邪王降是時單于

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
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
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
王使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
票騎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
其衆票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
漢軍而多不欲降者頗遁去票騎乃馳入得與渾邪
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
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十萬
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

戶爲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皆爲列侯益封票騎千七百戶渾邪之降也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買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

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五屬國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休屠王太子日磾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

官輸黃門養馬久之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賜日磾姓金氏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夏五月赦天下淮南王之謀反也膠東康王寄微聞其事私作戰守備及吏

治淮南事辭出之寄母王夫人即皇太后之女弟也於上最親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上聞而憐之立其長子賢為膠東王又封其所愛少子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王地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畧千餘人山東大水民多饑乏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漢既得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郡

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二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是時灋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以故吏弄灋皆謫今伐棘上林穿昆明池是歲得神馬於渥洼水中上方立樂府使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以宦者李延年爲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絃次初詩以合八音之調詩多爾雅之文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及得神馬次以爲歌汲黯

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群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灋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爲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

萬曆十四年

通鑑卷九

十五

許序

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爲愚而不知理也上顧群臣曰黷自言爲便辟則不可自言爲愚豈不信然乎四年冬有司言縣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賈冶鑄煮鹽財或索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三品大者圜之其文龍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小者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

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筭用事咸陽齊之大煮鹽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索千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詔禁民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公卿又請令諸賈人未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筭及民有輶車若船五丈以上者皆有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灋大抵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

怨湯。初，河南人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問曰：家豈有寃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寃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又擢式爲齊太傅。春，有星孛于東北，夏有長星出于西北。上與諸將議曰：匈奴

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步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票騎。票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票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李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主爵都尉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

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大將軍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弁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回遠而水草少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竒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公孫敖新失侯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愠怒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

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不及單于戰大

通鑑卷九十九
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史責問
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
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
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
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
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
刀自剄廣爲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
之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後臂善射度不中
不發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土
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爲用及死一軍皆

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
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
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
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十餘日真單于復
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票騎將軍騎兵
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
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
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
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鹵獲七萬四百四
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又封其

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爲列侯從票侯破
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爲關內侯食邑軍吏卒爲官
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
兩軍之出塞塞關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
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
皆爲大司馬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
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票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
門下士多去事票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票騎將
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
灋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灋天子爲治策

令票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
重愛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
十乘旣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
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
將軍爲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
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
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
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
蠶食匈奴以此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匈
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

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是時博士狄山議以爲和親便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錯無知狄山曰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之後群臣震懼無敢忤湯者是歲汲黯坐瀆免以定襄太守義縱爲右內史河內太守王溫舒爲中尉先是窳成爲關都尉吏

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窳成之怒及義縱爲南陽太守至關窳成側行送迎至郡遂按窳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一迹後徙定襄太守初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視亦二百餘人一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爲治王溫舒始爲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

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
遷河內太守以九月至今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捕
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
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
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
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
郡國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今冬月益展一
月足吾事矣天子聞之皆以爲能故擢爲中二千石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
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

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
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
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
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
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
誅文成將軍而隱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

漢紀十二

起昭陽大淵獻盡重光協洽凡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元狩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坐盜孝景園塹地
葬其中當下吏自殺 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於是
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
拜汲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
奉詔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
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
願爲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

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史大夫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辨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灑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使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 詔徙姦猾吏民於邊 夏四月乙卯以太子少傅武彊侯莊青翟為丞相 天子病鼎湖

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置酒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灋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時上卒起幸甘泉過右內史界中道多不治上怒曰義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銜之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 上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

高祖十四年 青

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義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以縱為廢格沮事棄縱市郎中令李敢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票騎將軍去病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夏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閔為齊王且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誥策自造白金五銖錢後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者不可勝計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眾吏不能盡誅六月詔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六人分循

郡國舉兼并之徒及守相為吏有罪者秋九月冠

軍景桓侯霍去病薨天子甚悼之為冢像祁連山初

霍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子光去病既壯大乃自知

父為霍仲孺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遣吏

迎仲孺而見之犬為買田宅奴婢而去及還因將光

西至長安任以為郎稍遷至奉車都尉光祿大夫

是歲大農令顏異誅初異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

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

直數千而以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

張湯又與異有卻及人有告異以它事下張湯治異

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辱湯奏當
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
腹誹之灑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 濟東王彭離驕悍昏暮
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
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坐廢徙上庸

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初御史中丞李文與
湯有郤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上變告文姦事事
下湯治論殺之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
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為之摩

足趙王素怨湯上書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為
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
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佯不省謁居弟
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
下臧宣宜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
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
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
見知丞相患之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故九
卿二千石仕宦絕在湯前湯數行丞相事知三長史
素貴故陵折丞史遇之三長史皆怨恨欲死之乃與

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
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
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
者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
子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
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
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
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
乃盡案誅三長史十二月壬辰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

之上有僊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
室之修自此日盛二月以太子太傅趙周為丞相

三月辛亥以太子太傅石慶為御史大夫大雨

雪夏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是歲孔僅為大

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白
金稍賤民不實用竟廢之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
令上林三官鑄錢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而民之
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

渾邪王既降漢漢兵擊逐匈奴於幕北自鹽澤以
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於是張騫建言烏孫王昆

莫本爲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戀故地又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他旁國騫旣至烏孫昆莫見騫禮節甚倨騫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爲夫人結爲兄弟共拒匈奴匈奴不足破也

烏孫自以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夕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騫留久之不能得其要領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因令窺漢大小是歲騫還到拜爲大行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陽關西則限於葱嶺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鹽澤鹽澤去玉門陽關二百

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王旣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然後又分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天子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詔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

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 春正月戊子陽陵園火

夏四月雨雹 關東郡國十餘饑人相食 常山

憲王舜薨子勃嗣坐憲王病不侍疾及居喪無禮廢徙房陵後月餘天子更封憲王子平爲真定王以常山爲郡於是五嶽皆在天子之邦矣 徙代王義爲

清河王 是歲匈奴伊穉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詔曰今上帝朕親郊

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其令有司議立后土祠於澤中園丘上遂自夏陽東幸汾陰是時天子始巡郡國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雎上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春二月中山靖王勝薨樂成侯丁義薦方士樂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得樂大大說大先事膠東康王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黃金

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於神人於是上使驗小方鬪旗旗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又拜為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夏四月乙巳封大為樂通侯食邑二千戶賜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

者存問共給相屬於道自太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
家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
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
示不臣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
之間莫不搯腕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 六月汾陰
巫錦得大鼎於魏睢后土營旁河東太守以聞天子
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
行薦之宗廟及上帝藏於甘泉宮群臣皆上壽賀
秋立常山憲王子商爲泗水王 初條侯周亞夫爲
丞相趙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

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及禹爲少府
比九卿爲酷急至晚節吏務爲嚴峻而禹更名寬平
中尉尹齊素以敢斬伐著名及爲中尉吏民益彫敝
是歲齊坐不勝任抵罪上乃復以王溫舒爲中尉趙
禹爲廷尉後四年禹以老貶爲燕相是時吏治皆以
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務
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
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
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
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緹屬不絕課更以

最上由此愈竒寬。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嬰齊入宿衛在長安取邯鄲穆氏女生子興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璽上書請立穆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入朝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灋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嬰齊薨謚曰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是歲上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將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

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群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灋比內諸侯使者皆留鎮撫之上行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因嬖人奏之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

通鑑卷三十一
八
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纓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與群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爲郎使東候神於太室

五年冬十月上祠五時於雍遂踰隴西登崆峒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惶恐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上又幸甘泉

立泰一祠壇所用祠其如雍一時而有加焉五帝壇環居其下四方地爲醊食群神從者及北斗云十一月辛巳朔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亭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又云書有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請三歲天子一郊見詔從之南越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仕宦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叛心數稱病不見

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王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者怯無次又以爲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

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繆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

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
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開直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
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
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春三月壬午天
子聞南越反曰韓千秋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
延年爲成安侯繆樂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
廣德爲龍亢侯 夏四月赦天下 丁丑晦日有食
之 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
軍楊僕出豫章下滇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
零陵下離水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

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
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
齊習船者往死南越天子下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
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是時列侯以
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
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
以不敬奪爵者百六尺辛巳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
金輕下獄自殺 丙申以御史大夫石慶爲丞相封
牧丘侯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
灑而兒寬等推文學皆爲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

於丞相丞相慶醇謹而已 五利將軍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既而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售坐誣罔腰斬樂成侯亦棄市 西羌衆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固安圍枹罕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發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西羌平之 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陘破石門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路博德至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守樓船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

伏波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越郎都稽得嘉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師還上益封伏波封樓船爲將梁侯蘇弘爲海常侯都稽爲臨蔡侯及越降將蒼梧王趙光等四人皆爲侯 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春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

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 賽南越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 馳義侯發南夷兵欲以擊南越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屬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遣中郎將郭昌衛廣將而擊之誅且蘭及邛君苻侯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毋駝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雋郡苻都為沈黎郡毋駝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

為武都郡 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為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陜非有斬將搃旗之實也烏足以驕

通鑑卷三十一
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

舒出梅嶺以越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博望侯旣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竒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瀆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量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

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車師小國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遮擊之使者爭言西域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沮井而還匈河將軍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而還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漢使皆不見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是歲齊相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旣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價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卜式

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其言會得寶鼎上乃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而諸方士又言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章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寬寬曰封太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臣以爲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

通鑑卷三十一
三百九十七
群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
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
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上爲封禪祠器以示群
儒或曰不與古同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
先振兵釋旅然后封禪

元封元年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
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射秉武節置十二部將
軍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
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
徑千餘里以見武節威匈奴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

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
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
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
見者而留郭吉遷之北海上然匈奴亦驚終不敢出
上乃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湏如上曰吾聞黃帝不
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僊上天群臣思慕
葬其衣冠上歎曰吾後升天群臣亦當葬吾衣冠於
東陵乎乃還甘泉類祠太一 上以卜式不習文章
貶秩爲太子太傅以兒寬代爲御史大夫 漢兵入
東越境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

將軍率錢塘、轅終古、斬徇北將軍，故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越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上封終古爲禦兒侯，陽爲卯石侯，居股爲東成侯，敖爲開陵侯。又封橫海將軍說爲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爲繚嫫侯。東越降將多軍爲無錫侯。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終爲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春正月上行幸緱氏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詔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

上疏言神怪竒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群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旣見大迹，未信。及群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夏四月，還至奉高禮祠地主於梁父。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上

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
趾東北肅然出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尚黃
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春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
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
坐明堂群臣更上壽頌功德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
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
况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于恠物欲止不敢遂
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
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
丘歷城梁父民旧租逋賦皆貸除之無出今年筭賜

天下民爵一級又以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令諸侯
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
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
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群臣諫莫能止東
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
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僊人亦無益也臣願陛
下第還宮靜處以湏之僊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
霍子侯暴病一日死子侯去病子也上甚悼之乃遂
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
乃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先是桑弘羊為治粟

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弘羊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踴至是天子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

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齊懷王閔薨無子國除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國

